

酒概

酒概卷之三

震旦醯民沈　沈囦囦父輯
淯陵友弟　官大壯貞吉父
凌似祖無念父　校

十一之評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毛詩

古人言濁醪有妙理

養生家嘗藏精反照而酒亦可養生劉伶詩　韜精日沈

飲阮籍詩　沈醉似埋照

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孟嘉別傳

种放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世說

王衛軍曰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世說

庾松方春以爲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 曲江春宴錄

嵇康曰彈琴飲酒志願畢矣

王忱曰阮步兵胸中有壘塊故須酒澆之何氏語林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抱朴子

百末旨酒布蘭生漢書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淵明別傳

李元忠每曰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涼州葡萄酒帝曰飲此頓覺四體融和眞太平君子也史

蘇長公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外紀

釋法常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法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莫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捷都則又嘗騰浩渺而不思覺也玉露

或名酒爲福水或名酒爲續命湯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韓詩纔去一字便爲切對後山詩話

白樂天詩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消憂藥神

速無以加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

或笑任狂歌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

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溫

若春灌腸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

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

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往來吁

可恠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闥今歲

抛皂盖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是非莫分別行

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
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況茲盃中
物行坐長相對長慶集

凡酒以色清味冽為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
然古人亦有好甜者昌黎詩一尊春酒甘如飴丈
人此樂無人知禹錫詩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
是已又有好酷辣者昌黎詩酒味既酷烈永叔詩
滑辣發醅如玉醴是已

酒色有以綠為貴者白詩傾如竹葉盈尊綠有以黃

爲貴者杜詩鵝兒黃似酒有以白爲貴者白詩玉液滿金巵有以碧爲貴者杜詩重碧酤春酒有以紅爲貴者李賀詩小槽酒滴珍珠紅

十二之僻

王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喭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宋文帝文章志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持器泣而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誓之耳便可具酒肉從之伶跪而祝曰天生

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御肉隗然復醉矣語林

劉伶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褌衣諸君自不當入吾褌中晉記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櫱事世說

陳暄沈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常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 續文選

劉伯倫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語林

王績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既以太樂署史焦革善釀求爲其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此中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東皐子

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淵明嘗九日無酒宅邊東籬菊叢中摘盈把坐而悵

望見一白衣人至乃是王弘送酒得便酣飲續晉陽秋

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語林

齊慶封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左傳註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

石曼卿喜豪飲與劉潛飲中夜酒竭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語林

畢卓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說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磚鋪一甌酒計磚約五萬枚晉日日率朋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醉仙圖記

蕭侍郎性通脫常自解籠事事畢餞餘便致醉 語林

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數百斛及善釀者求爲步兵校尉 魏氏春秋

唐陽城爲諫議八年日夜飲酒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強飲客客醉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

先醉臥 唐史

王劉共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兄葬後往墓還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車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世說

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則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醉神仙 詞林

阮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世說

徐邈魏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醉趙達問曹事曰中聖

人達曰太祖祖怒鮮於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此醉言爾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臣不能自懲時一中之　魏志

謝莊子瀹劉勔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　齊書

蔡文在江總席上曰雖深盃百罰吾亦不辭　齊史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酒中玄

昔有羌人姚馥渴於酒人呼爲渴羌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願充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固辭遷酒泉太守拾遺記

江鄰喜飲酒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賑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貢文詩話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休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

腸致嵗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艾子

十三之寄

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史記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李女文姬賢而有智見三子歸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少弟爕托言爕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爕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爕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爕爕精專經學

十餘年間縈冀既誅求固後嗣熒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

陽城爲諫議見諸諫官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與坐醉之以酒客辭城輙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謝朏爲吳興與弟瀹於征虜渚別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力飲此物勿預人事齊書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肆裸袒挽歌了不應對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曰醉一日病酒

賀知章見李白呼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

馬惟一太常好飲酒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自至酒

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

之三絕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爲僕射或言

其常醉不可其子搔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

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芽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

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

魏中山王見盧幼童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士新語

王處仲每酒後輙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唾壺盡缺世說

王績有父母無朋友自字曰無功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進階才高位下天子不知公卿不識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為大樂丞最為冗職自無功居後遂為清流 唐書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世說

袁粲為丹陽尹嘗步白楊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飲酒

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爲煩 宋書

陶徵君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五代干戈日尋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餽遺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說林

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宋書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趙子固嘗與一時好事諸人放舟湖上飲酣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

眭夸少有大度好酒躭書少與崔浩爲友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務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

書以一斗爲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世說

東坡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

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汝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

顧榮爲齊王冏主簿冏驕恣榮懼禍終日酣昏後爲中書侍郎不復飲或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禍乃更飲

道士張酒酒得錢即沽酒一旦入王屋山尸解括異志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門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前酒不空吾無憂矣世說

蘇晉曠浪借酒逃禪飲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庾亮南樓坐月急呼載酒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慎伯筠秋夜待潮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罍一杯對月獨飲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陶潛曰旣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

白太傅有何處難忘酒詩三首山谷和之後系以數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麥於杯勺而究然道德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於酒皆仲尼叩脛之賓也 黃山谷集

晉人多言飮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眞在於酒

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疏遠世故
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
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眞好飲耶曹
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
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
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
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
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眞醉也後世不

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倒濡首腐腸亦何恨於欢耶

十四之緣

包有魚不利於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易經

三人都不乏之緣

漢山簡在荆襄每飲於習家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世說

緣

之所寄一往而深

郭弘好飲嘗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叢書是貪天祿以爲巳便者

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志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語林此猶張元伯之於范巨卿有生死之緣也

崔宗之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善詩酒唱和後山詩話恰是一對有緣人

李景讓事母孝好獎士類爲左丞相蔣伸嘗酌酒曰

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畏讓起卒爵伸曰無疑於公史（唐書）非忠孝那能結此緣

家進常聿修仕僞蜀二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瓮將竭叩門求飲未通道大已見壘恥濡筆書壁曰酒乾侯去惟存呷大夫（稗史）何其緣淺也

白子高少好隱術嘗爲美酒給道客一日有四仙人齎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非凡乃欲取他藥雜之仙人云我亦有仙藥於是賓主各出其藥謂子高曰卿藥陳久可服吾藥子高服之因隨仙人飛去

類林 仙緣固不易得

羊琇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洒速成而味好 世說 情之所鍾可謂暱於緣矣

楊子雲家貧嗜酒劉棻侯芭等載酒從遊問奇字 楊雄傳 大雅緣第少此等賞鑒人

王珉儉於財用酒不過兩爵輙云此酒難遇 齊書 緣法淺

東方朔常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張安世爲光祿勳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

不反水漿耶息懶集　其緣在禮法之外幾不爲曲謹者彈射耶

辛洞好飲而無資常擕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叙聞錄　即謂之募緣也可

顧元歎不飲酒寡言笑時每當飲酒歡宴左右恐有酒失爲元歎所覺終不敢肆情孫權常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魏史　無緣人幾敗乃公興

王戎過王公酒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今思邈若山河晉書　緣之所牽令人

不能忘情爾爾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餅二十（放懷集）施緣之廣無如此者

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舉觴勸預曰非卿此功不能就（干寶晉紀）功固高緣亦不薄

陳無咎宴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而後使滿以盞誠敬之道（洛都要記）是篤於市緣者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世說　交自有定情緣又不妨於泛也

白太傅飲酒詩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　長慶集　非有緣人安領得箇中趣

李元忠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礙以質酒　晉書　道是無緣却有緣

呂洞賓橫佩一劍凡三上岳陽樓醉飲　草木子　這等緣

索解人不得

王無功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旬日東皋子不了緣一了又復索緣矣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藏語親知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稗史

緣之有合有不合如此

房壽六月召客坐糠竹簟凭狐文几編香藤爲俎刻

椰子為杯擣蓮衣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含風鮓皆涼物也壽勸吳田以轆轤瓮田懼其深曰但見龍門溪水濯麴蘖腸耳叩頭錄緣太濃措大家似難理

會

唐玄宗置麴精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史諱錄天假良緣更見寵異

唐永州民間婚禮號破酒多致數百人唐書是酒緣為色緣之先

荊卿遊於酒人𣅀心一歌大風蕭蕭聲恭天地史記

有緣者可與共患難

葉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謝曰願赦罪而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座壯之又有一銀器受酒一斗餘一醑而挹既去均以爲必腐腸而死使覰之見紗帽箕踞稱銀器至二百餘兩 蘂編 酒有別腸非關緣也

王勃屬文則酣飲引被覆臥 唐史 又引出文字緣

蘇長公曰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

曠然天眞 外紀 緣在世法之外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粧成獅子相饋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野乘 未審此緣討得否

齊桓公醉而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因發倉廩賑窮三日民歌曰公何不更遺冠乎 管子 是一人有緣而爲萬民乞澤也

范蜀公造長嘯堂前有酴醾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燕客其下約有飛花墮酒中者釂一大

白或笑語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 百川學海

花下緣從無心而得

明皇嘗登沉香亭召太真妃時卯醉未醒扶掖而至酡顏殘粧不能再拜帝笑曰是豈妃子醉乃海棠睡未足耳 唐史 可謂妃子緣深君王情重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樹下曰爲梨花洗粧 放懷集 亦是爲梨花覔緣

陶宗儀飲夏氏清樾堂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巵于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 小品 快緣非偶

常元載不飲羣僚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其中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即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蟲如蛇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去此何患元載是日已飲一斗五日倍是玄山記　有魔無緣無魔方有緣矣

黃廷堅以不飲酒者爲惡客故云破卵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換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元次山以非酒徒即爲惡客故曰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貢父詩話只

爲不能隨緣便見惡客嬲人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前張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謂元遜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即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遂盡爵魏史　想是老將緣慳故作大言

徐穉以綿絮漬酒裹炙雞至塚家謝府　緣却是可憐

十五之事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否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射義

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左傳

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卽

絶其冠纓而告王取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歡羣臣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說苑

漢高祖過沛置酒酒酣乃擊筑爲歌史記

沛公先入關項羽至與沛公會謀因擊沛公樊噲即帶劍擁盾入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噲覆楯於地拔劍切而啗之王曰壯士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臨卭文君賣酒當壚相如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漢書

相如還成都以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西京雜記

晏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

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秦聲請奏缻秦王怒不許相如進缻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藺相如傳

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是不復酣叫

周主賸言周維岳身甚小何飲酒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賸欲剖視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劇飲乃捨之

袁絲相吳王驕日久兄子種曰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可免禍也

唐邢邵為西兗刺史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攝令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唐史

杜贈鄭虔詩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以虔為廣文館學士性嗜酒不治事故也

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史記

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又奏一闋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

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温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矣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酒坡舉白浮常少尹歐陽陳二校理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釂當言所罰三君飲竟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可罰也張舍人

在坐輙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坡曰何也
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舉坐大笑
坡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頹然坐睡人
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
揚州時飲酒過午輙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
足而適有餘因追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彷彿
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并晁無咎云
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往賀武安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

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後遂按前事劾夫罵坐不敬

李白自幼好酒於兖州間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少有醒時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趙王武臣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往十餘輩輒殺有厮養卒請往當與趙王載歸及燕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又與之酒卒乃言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新序

劉藻為平東別將辭孝文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

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書後漢

宋宣和中士女觀燈者賜酒一杯有夫婦並遊宣傳聲急夫不復進其婦蒙賜飲輒懷其酒杯謝詞一闋歸來恐被兒夫怪願賜金杯作證明上賜之

至德中專以官爵賞功及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

韋臯鎮蜀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拜中書祥驗

孔奕有遺酒者奕進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是水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

輕重故耳 本傳

孫權任濟嗜酒日尋常行坐處欠人酒縛欲取此縕袍償之

元稹云昔貝於解縣飲酒余為觥錄事有人頻犯語令連飛數觥不勝逃去乃黃丞也後奉使東川至褒城驛有黃明府見迎問其前銜即黃丞也說前事黃生惘然而悟與之盡懽

顧孟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移酒勸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欣然遂為襟契 世說

唐學士賜蓬池鱠夏至頒氷及酒以酒和氷而飲禁中有郢水酒坊

俞澹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無錢買祠部公欣然爲買祠部約日祝髮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已送酒家還債矣公大笑石林詩話

蘇章冀人漢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歸召鄉里故人箕踞大飲盡平生懽泣别曰今日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公法也鄉里無敢謁者本傳

張鎮周舒州人爲舒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飲十日曰今日張鎮周猶與故人酣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

漢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願以諸弟子起朝儀長樂宮成羣臣皆朝上置法酒羣臣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失禮者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楚元王敬穆生因生不嗜酒每為之設醴及王卽位後忘設焉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退

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

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留客飲宴謂之投轄

魏帝宴華林謂神武曰朝廷有彈劾不避親戚諸王可勸酒神武言惟崔暹一人敢以酒勸 魏史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從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問其故對曰彼有其具與釀者同先主笑而止 蜀志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世說

何承裕為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
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
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世說

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風至吹
嘉帽落嘉不覺溫使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厠溫令
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

王孝孫居護軍府中時胡毋彥國王澄謝鯤劉輿荀
邃裴遐共齎羊酒詣護軍門護軍驚曰諸名士何
得來時孝孫已給府中養馬諸名士便就馬廄下

與孝孫炙羊飲酒爲樂不見語林

羅若章爲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羅友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何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初潭集

趙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也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有美

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
以相試遂出酒肉酣飲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乘白馬郊迎大臣俱伏
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
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
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
卒飲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
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

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愼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愼敢再拜奉觥歛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受觥

王大造桓南郡設酒王不能冷飲語左右令溫酒桓

流涕嗚咽曰犯我家諱

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輙曰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宋書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臥其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作爾汝歌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世說

晉孝武時長星見心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

星云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語林

有長者詣陶侃鄰人問曰何不延之侃曰貧不能爲禮鄰人密於墻頭送濁醪炙雞遂成終日之歡

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爲洛中市肆工鴝鵒舞甚佳

胡叟至孝燉煌氾潛善釀每節送酒一壺與叟以其常孝思也 後魏史

王允之總角從伯敦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疑己便大吐鳳出敦果照視見臥吐中以爲大醉允之還以敦謀白父舒與

王導俱啓明帝晉書

楊維楨博雅張士誠開宏文館延致之楊心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及見朝廷頒酒士誠楊以指寫塵卓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

釋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

扈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細君細君滴水于地指曰未乾前須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掐至某

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輒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譁曰息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我衆人撰新句一聯勸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輒飲盡一云細彈防事水短熱戒時香一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一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一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輒連沃六七巨觥嘔吐淋漓旣上馬羣笑曰若細君怪遲但云被水香勸盞留住草玄雜俎

溫嶠將去王敦慮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鳳跪而飲之及發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之謀不行

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梁書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將至已聞卒傳

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
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爲然遂不見珣
唐高宗王后蕭良娣爲武昭儀所誣因之帝念后欲
處置武后詔杖二人百剔手足反接置釀甕中曰
令二嫗骨醉數日死
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興吳規爲賓客張纘爲湘州
路經郢州綸餞之纘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
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
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是夜便卒規恨纘悲兒憤

吳兼至又須規妻深痛夫子翼曰亦以時人謂張
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梁書
高帝幸東宮召諸王燕飲酒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
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
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肴
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焉齊書
齊神武嘗在司州饗朝士舉觴屬別駕宋游道曰飲
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後魏書
齊帝親愛河南王瑜嘗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

二杯勸汝鄰酌兩盌

五代漢信恩有從事來見恩怒曰必是獵酒命與客飲而遣之

張旭醉後唱竹枝曲反覆必至九回乃止　醉錄

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曰斗直三百錢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可稱善對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

陶潛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

還從著之宋書

天有酒旗星步天歌云八星屈曲頭垂柳近上三星號爲酒

章孝標詩飲酒杯有浪李建勲詩新酒欲生波名曰酒中波浪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

宋人酤酒懸幟甚高酒有旗始見於此或曰帘近有賦之者無大無小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與之目成馬死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

郭昇初嘗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詰其狀郭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太守憐其言不窮命作諺

公喫酒李公醉賦郭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飲酒李老何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笑而釋之

黃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漢既擒白波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也唐人云卷白波本此

胡廷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遊之酒爲具坐客私相告戒廷疑而問之一人曰懼君參百氏窺矣曰所畏者雜瑜樣耳

禮樂志云蔗漿析朝酲言甘蔗汁治酒病也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最為工王翰林元之為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饕餮聞有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麇捐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嶽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

何弟殺之言雖鄙俚頗合李意李喜甚留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著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諭之曰前此酒本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寞也公之論固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觖望逡巡而退珊瑚鉤

陳永錫王宿酲未解則爲蜜浸烏梅錄啖不下二十枚清醒乃已撫人直說

叔良宿酲未解窈窕烹百和湯解酲湯進之隨飲而

醒後遂依作湯名窈窕湯本傳

白樂天方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蠻甌志

十六之異

古辣本賓横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煑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生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神異經

赤縣神州者是為崑崙之墟其滷而浮為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尸子

白氏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玉成稚為屑採近矣樹葉同食之玉得葉即柔軟味甘而肥若宴客則以膏露浸玉屑少選便成美酒飲一升醉三年始醒人有活千歲者 異聞志

仙女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女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為車驅龍為馬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言妙道初覺

不轉身尚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
今人有遊乩晩白果齋寢忝八垓台房如律令勅
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復如是玄虛子仙志
田璆鄧韶博學相傾中秋望夕携觴出建春門駐馬
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揖璆韶曰二君子
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地乎某敝莊可憇倘能
迂轡以展傾盖之分何如乃從而往飛泉交流松
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晝好鳥騰翥風和月瑩
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

詔曰乾和五酘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
曰其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下不知與足下五
酘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
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
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于竹葉中凡飛數
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命以燭夜花中之餘
賚諸從者飲一杯皆大醉
二書生引琰詔拜嵩岳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
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可各

賜薰髓酒一盃瓊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噓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使令此二童接待

二青生復引瓊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二青生引瓊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及還家歲餘室人已葬壽塋草宿矣於是瓊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仙媛記事

薛昭爲平陸尉以義氣自負因夜直宿因有爲母復
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奏聞坐謫爲民勅下之日
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素與昭
洽乃齎酒欄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脫人之禍而
自當之眞荆聶之儔也至三鄉夜山叟脫衣貰酒
大醉謂昭曰可遁矣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
絕穀此去遇林藪繁翳處且暫匿當獲美姝
餘杭仙姥嫁于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
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美其後羣仙

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後十餘年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仙媛紀事

武帝幸甘泉長平阪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曰此爲怪氣是力秦獄地也上使按地圖果驗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

魏曹公爲左慈設酒慈拔簪以畫杯中酒斷即飲半半與公公未即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舉

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已失慈矣

荆州刺史劉表出耀兵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使視之有酒一斗脯一束奉酒及脯凡萬餘人皆周足酒器中酒如故脯亦不減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

壺公請費長房使人取之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

葛玄飲酒一斛便入深淵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

又為人致酒無人傳盃盃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
亦不去
顏眞卿遊平望驛襄憲和酒酣爲戲鋪席於水上獨
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剌舟聲復有雲鶴
隨覆其上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若與人飲即
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
竭或人命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
瀝瀝而出 杜陽篇

費復林多變化之術昌明令胡倣嘗留錢五千爲復林市酒笑而不取曰吾甚多以鋤授倣使之斵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斵而出倣之昌明復林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撥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仙傳拾遺

殷文亮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酹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接飲不盡則木小兒不肯接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朝野僉載

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

月中着襪褲紗綿相半右則苦熱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太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孔竅至欲飲時眼偏其上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猛火中忽暴烈為數十片士人自此惡酒

許碏遊廬江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後嘗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飛去

藍釆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
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續神仙傳
須慢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
流霞一杯數日不饑論衡
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經月
不醒五代史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於嵩山中投以一珠曰
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
之而女忽不見矣致虛閣雜俎

興慶池南有草數叢有人大醉過之酒態自變有醉者摘取嗅之立醒故謂之醒酒草開元遺事

飲酒者嚼鷄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酒中玄

李德裕平泉别墅有醒酒石醉則抱之鷄跖集

文章草賛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盖王屋山人王常所謂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譙周異物志 文章草即五加皮也

梁氏上酒家客作酒常美日得萬錢有過者逐之主入酒便酸列仙傳

南康廬山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百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大半危出山外盍共鑿其下鑿之石墜而於底得一石函函中一銅器有蓋即提壺也揭視之盛酒滿中傍刻十六字語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農疑酒非人間物不敢飲悉傾棄之酒香在地經月不滅

漢欒巴朝見賜酒不飲酒向西南噀之曰臣本縣成都失火故噀酒爲雨以滅火成都果奏火得雨東北來而有酒氣神仙傳

漢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欒
　英邵信臣成武丁噀酒事亦同
宋張士寧釀白酒五斗欲趁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
夠取之矣復汲水拌糟於瓮規以飼豬後二日入
聞芬香撲鼻試視甕內又成美醞清辣反勝於前
取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共賀張
氏爲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肝再往視悉爲水矣
劉玄石從中山酒家與千日酒飲之歸大醉家人不
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向千日往視之云已葬

於是發塚醉始醒（博物志）

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博物志）

蘇綽飲千日酒至期發塚

黄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擲水爲吕字覺始悟爲洞賓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

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王老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忽遍身瘡瘍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鬚髮皆黑如童子曰能飲此酒可仙去時方打麥全家飲之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空中猶聞打麥聲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

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帖徐鉉

建昌縣黄婆家貧嘗汲井水濟人渴忽異人來渴甚求水屢汲不厭便指井作酒泉相勞後婆貰酒家饒異人再至問酒何似答曰酒善矣但少糟食豬耳取糯米七粒竟投井中索筆題壁云天不見高人心轉高水作酒賣翻恨無糟大笑而去酒復為水

虎以犬為酒猫以薄荷為酒鷄以蜈蚣為酒鳩以桑椹為酒蛇以茱萸為酒謂食之而醉也

酒概卷之三終